



南京大学学术文库

孙伯鍤 著

卢卡奇 与 马克思

南京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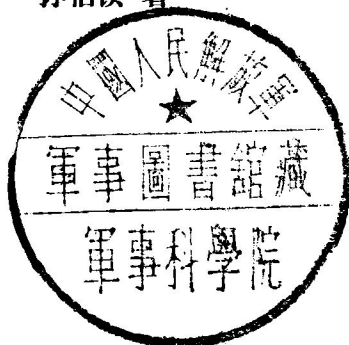


南京大学学术文库

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大项目成果之一

卢卡奇 与 马克思

孙伯鍤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卢卡奇与马克思/孙伯鍈著.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6
(南京大学学术文库/蒋树声等主编)
ISBN 7-305-03401-0

I. 卢… II. 孙… III. 卢卡奇-哲学思想-研究
IV. B5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6161 号

丛 书 名 南京大学学术文库
书 名 卢卡奇与马克思
著 者 孙伯鍈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京汉口路 22 号南京大学校内 邮编 210093)
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125 字数 352 千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定 价 21.50 元
ISBN 7-305-03401-0/B·223

声明:(1)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本版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由经销商负责调换。

发行部订购、联系电话:3592317、3596923、3593695

南京大学学术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蒋树声

副主任 洪银兴 陈 骏 张异宾(常务)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叶子铭 孙义燧 吕 建

任天石 刘荣川 许敖敖

陈 骏 宋林飞 张异宾

吴培亨 柳士镇 姚天扬

洪银兴 钱乘旦 龚昌德

童 星 蒋树声 程崇庆

谭仁祥

FS33/23

南京大学学术文库

总 序

蒋树声

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是学术和人才。2000多年前的儒家典籍《大学》，就倡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中就蕴涵着昌明学术、探求真知之意。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无论是我国两汉时期的太学，还是两宋以后逐渐昌盛的书院，无论是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哲学学园，还是中世纪欧洲次第建立的大学，类似的学术研究，都主要集中在经国治邦的政治理念与修身养性的道德哲学领域，而且以整理、阐发经典为主。19世纪初诞生的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模式，由于更加重视科学研究，主张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相统一，由于将自然科学的研究引入高等教育的殿堂，因而使得大学的理念为之一变，高等学校的形态与功能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时至今日，高等学校，尤其是研究性大学，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理论

《南京大学学术文库》总序

创新、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基地，科学研究已经成为现代大学的一个重要职能。当然大学“学术研究”的内涵，也因时而进，不断丰富、充实，由只注重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发展到注重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管理科学的探索，进而追求科学与人文的整合；由只注重基础研究，发展到兼顾理论、知识的应用与技术的开发、推广。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江泽民主席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专门论述了建设“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的重要性，指出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立志于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为国家强盛、民族复兴和人类文明演进作出更大贡献的南京大学，理所应当要承担起这样的使命与职责；而出版《南京大学学术文库》，正是我们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所作出的诸多努力之一，其现实意义与深远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出版《南京大学学术文库》，应该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倡学术创新。学术的生命、学术的价值就在于有所继承，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创新是学术昌明、理论发展的灵魂所在。此外，在学术研究上，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已成为发展趋势。

新的知识生长点、新的理论突破口，往往处于学科的边缘及交叉地带。能否突破多年来业已形成的彼此分割和疏离的学科界限，携手攻关，进行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是我们能否有所创造、有所突进的关键所在。

据我所知，欧美发达国家的堪称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性大

《南京大学学术文库》总序

学，大多有水平甚高、影响甚巨的学术期刊与出版机构。这些高水平的期刊与出版物，成为大学鲜明特色的标志之一。南京大学在近百年的办学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和学术风格。在若干学科领域，南京大学不但在国内居领先地位，在国际上也接近前沿，有重要影响。《学术文库》要立足南京大学，进一步发扬我校已有的学科优势，并同时通过《学术文库》的出版，将我校正处在生长发展中的新的学科影响扩展、光大，以形成南京大学新的学科优势和学术流派。对于南京大学出版社来说，能否使《南京大学学术文库》持续出版，形成特色，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较大的影响，既是对南京大学出版社的一个挑战，又是为南京大学出版社上水平、上台阶提供的一个难得机遇。

祝《南京大学学术文库》越出越好！

1999年5月于北园

内 容 简 介

近20年来,卢卡奇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哲学界享有盛名的一位西方哲学家。他的两部最具代表性的哲学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概括地反映了他一生的思想演变和学术成就。作为一个早年秉承西方哲学传统而锐意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卢卡奇一生都坚持不渝地追寻马克思的思想踪迹,始终一贯地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持严峻的批判态度。本书旨在通过对卢卡奇上述两部著作的分析,展现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和学者生涯中,伴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跌宕起伏和世界历史的风云变幻,矢志不移地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轨迹,客观公正地评价他所建树的思想业绩。

A Brief Introduction

A Brief Lukacs has been undoubtedly one of the most famous western philosophers in Chinese Philosophic field in recent 20 years. His two typical philosophic work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The Ontology of Social Being* represent briefly hi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change of thought. A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modern western intellectuals, who succeeded the western philosophic tradition at his early age and devoted himself to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n his life time, Lukacs was firmly after the trace of Marx's thought, and criticized the bourgeois society and its ideology consistently. Through hanalyzing these above - mentioned works, this book aims to express his track of studying in Marxist philosophy and evaluate objectively the achievements he built in the half - century career of revolutionary and scholar with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and world history.

序

这是孙伯鍤教授的一部新著。孙先生的书虽不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来审视和考虑卢卡奇的，但鉴于卢卡奇早期思想和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特殊的关系，因此我想借孙先生此书出版之际谈谈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点看法和期待。

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从80年代初至今已有了十六七年了。从时间上看，这不能再算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但冷静地去面对我们已有的研究成果，却实在不能说这是一块已被深耕过的土地。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是他们将马克思与现当代西方形形色色的哲学文化思潮嫁接起来，建构出种种在现代资产阶级学术主流之外的激进主义反抗话语。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派别，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当一部分论者的理论逻辑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精心解读之上的。如青年卢卡奇在撰写《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前对马克

序

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书的理解；弗罗姆在撰写《马克思人的概念》一书时对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施米特创作《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时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一书的认知；而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本身就是一种文本学的重要成果。撇开他们可能被证伪的深层解读构架，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认认真真研读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真研读过的马克思的文本，仅从他们显性的结论出发，我们是很难判定是非对错的。另一方面，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旗帜下的许多学者本身就是现当代西方哲学某一流派的思想大师，他们用以重释马克思的认知构架直接就是一种原创性的哲学话语。如青年卢卡奇在走向马克思之前的生命美学理论和韦伯的社会学、萨特早期的存在主义哲学、弗罗姆的精神分析学以及阿多尔诺的无调音乐理论等等。在这一点上，如果缺乏对这些现代西方哲学文化视域的深入研究，我们同样不能真正解构他们所持理论的深层框架。过去，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其基本运思结构是先直接转述西方马克思主义著述家的观点，然后再进行一种有支援参照系（主要是传统教科书体系）的否定性的宣判。这种批判性解读的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明明在马克思文本的理论支援背景和方法论构架上都逊色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可我们却在说人家错了。这不能算是科学的研究。我认为，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研究视域新的深度和广度，只能有待于我们自己内功的加强。

这里，我可以用国内关于卢卡奇哲学的研究为例。卢卡奇的代表性著作，除早期几本文艺美学方面的著作和手稿（如《海伦堡美学手稿》、《心灵与形式》和《小说理论》）外，相当一部分

都已经翻译过来了。^①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国内发表的关于卢卡奇的著述在数量上可能也最多。一般而言，作为研究对象的卢卡奇被定位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鼻祖，胸前的牌子上写着“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关注焦点通常集中在卢卡奇的总体性、物化和阶级意识三个核心范畴上。深一层看，在相当一部分论者那里，卢卡奇被设定为一个同一对象，他的不同时期的著述被指认为一种同质性的文本，并且，总是错误的卢卡奇身后站着一位总是正确的马克思。在这样的研究视域中，卢卡奇倒成了容易解读的对象：总体性是与系统的整体性相关联；物化是与异化理论相关联；阶级意识是与主观决定论相关联。加上他自己多次的自我批评，对错的判定一目了然。

实际上，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我想选择几个理论视点说明卢卡奇的复杂性。

第一方面，从来就不存在一个同一学术尺度上的卢卡奇（即能够不加任何特设说明地从他的一本著作同质性地转述到另一部文献来对卢卡奇的理论进行指认），只有各个具体时期异质性地“在世中”的卢卡奇。用卢卡奇自己的话来说，即“客观性在于正确的时间性”^②。这是他自传提纲的第一句警言。依我现在的看法，粗一些分，在研究对象上可以有青年卢卡奇、中年卢卡奇和老年卢卡奇；再细一点，青年卢卡奇又可界划为1918年以前作为资产阶级文学理论家和20年代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两个时期，其后，是30年代到60年代末的处于前苏联东欧正

①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理性的毁灭》（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青年黑格尔》（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和《审美特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等，还有《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和大量论文。

② 卢卡奇：《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

序

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中年卢卡奇，最后是70年代初思想被再一次激活起来的老年卢卡奇。有人也许会说，关于这一点卢卡奇自己的自传说得很清楚了，特别是他晚年的自传提纲。比如他声称“就我来说，任何事情都是另一件事情的继续。我想，在我的发展中没有任何非有机的成分”^①。当然，卢卡奇这一表述并非是指认他思想的同质性，也可以理解为卢卡奇不同时期思想内在的必然联系。区分卢卡奇不同时期思想理论逻辑的异质性，并不否认他思想发展的总体进程。具体地说，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卢卡奇，只是青年卢卡奇的第二个时期，所以如果言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卢卡奇，就既不能前推至根本没有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架的时期，也不能后延到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时期的卢卡奇了。

说到这里，我倒想顺势提出一个问题，即卢卡奇“自述”的真与假。我认为，卢卡奇自述实际上并不都直接等于他的真实思想。其中的“自我批评”尤其需要辨识，特别是他30—60年代的一些所谓自我批判，实际上是不能完全当真的。卢卡奇自己也指认，他的自我批评有“不真实的成分”^②。因为在那个特定的时期中，卢卡奇首先得保证自己的生存权。他并没有否认，20年代后期顶不住由于柯尔施不承认错误而被开除党籍的压力委曲求全的事实。^③他坦然地说道，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情境中，“我不得不为我的学术思想进行一种游击斗争，就是说，用几条斯大林语录等等使我的著作有可能发表。”并且，“策略必退却”。^④

① 卢卡奇：《卢卡奇自传》，第124页。

② 卢卡奇：《卢卡奇自传》，第168—169页。

③ 卢卡奇：《卢卡奇自传》，第227页。

④ 卢卡奇：《卢卡奇自传》，第230页。

显然，对这一段历史时期中的自述体文本是需要认真甄别其“真假”的。我觉得，在这一特定时期之外的一前一后的自传，可信度自然会高一些。显然，卢卡奇写于1917年的第一份自传是非支配的产物；而最后一份自传，虽然他倒想说实话，可是经过几十年的意识形态强制，有些东西已无法还原了。

第二方面，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卢卡奇，直接一些说就是撰写《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的卢卡奇的理论语境是极其复杂的。排除成见，如果真实地面对青年卢卡奇的多重背景线索，这是一种奇特的理论逻辑混合。早年卢卡奇在大学学的是经济学和法学，1906年先获得的是法学博士，但他自己的“兴趣中心”却是文学和哲学，故1909年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承认，在那时“狄尔泰的影响主要在于激起对文化史联系的兴趣，席美尔的影响则在于表明了社会学方法和文化具体化的可能性。此外，麦克斯·韦伯的方法论著作对我起了澄清问题和开拓思路的作用”^①。后来卢卡奇又集中研究德国哲学。开始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然后又是现代德国哲学（主要是新康德主义），最后还有胡塞尔现象学方法论的较深影响。卢卡奇1918年加入共产党，依他自己的描述：“成长为共产党人的确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转折，最大的发展成就。”^②所以，继他中学时期初读马克思之后，后继的青年卢卡奇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学徒期”中，显性旨趣是马克思主义，但深层构架中有康德、黑格尔，又有韦伯和席美尔。从这一点去深究，我们发现当时卢卡奇的哲学理念从根本上是生命哲学的新人本主义，而支援意识中的黑格尔哲学并不是那种原初的客观唯心主义大全，而是经过人本主义化的总体性逻辑。同

① 卢卡奇：《卢卡奇自传》，第206页。

② 卢卡奇：《卢卡奇自传》，第35页。

序

时我注意到，对卢卡奇影响最深的实际上是带有新康德语义色彩的韦伯，即使当韦伯成为他理论批判的主要对象之后，这一点也没有改变。所以，卢卡奇此时对马克思的理解必然是带有严重的有色棱镜的。

显而易见，此时马克思主义是与卢卡奇政治立场相关的显性话语，但他对马克思的理解从深层看还不是完全科学和透彻的。其一，我发现，在这里后来作为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框架的一种基本倾向已经出现，即：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又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那种意识形态式的盲从，即使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也需要有一定的批判反思性。由此，卢卡奇明确反对“类似对圣经进行诂训的学究式研究来注释经典著作”，而突出马克思主义是“方法”和“通向真理的道路”，^①他甚至直接批评恩格斯曲解了马克思。这开了一种在正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外的“自由”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河。当然，这并不完全是卢卡奇的原创。这里我们能看到卢森堡的影子。在第二国际以后，考茨基实际上确立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绝对正确”的教条性，所以伯恩斯坦针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口号是：如果现实发生变化，那么理论就应该发生变化！这是“自由”马克思主义的开始。卢森堡批评伯恩斯坦的机会主义，但她也在与第二国际争论，其焦点在于马克思的可错性。卢森堡构建了一些理论前提：用马克思的方法面对马克思主义。由此，她直接批评过《资本论》第三卷。这些思想都作用于卢卡奇。

其二，卢卡奇此时解读马克思的文本依据为：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1902年发现，1903年在

^①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8页。

柏林由《新时代》杂志用德文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① 青年卢卡奇此时解读语境的优点是，虽然他与第二国际理论家同样都是从马克思的经济学论著出发的，但他却没有站到经济决定论的“实证科学”式的非批判“旁观”逻辑上去，而是提升出隐匿在马克思经济学分析背后的历史哲学批判逻辑。这一点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可是，由于青年马克思的大量论著都没有发表，因此他也不可能区分青年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差别，从而不可能正确地说明马克思从人本主义到科学，特别是科学的批判理论的内在逻辑转换，进而无法区分历史唯物主义广义与狭义的理论视域。这必然导致他对马克思的解读的历史局限性。在这一层面上，青年卢卡奇主要的证伪对象是第二国际的所谓“科学”外衣下的马克思主义，而他自以为传承的肯定对象是列宁和卢森堡。这有一定道理，但又不准确的。正确的是，在当时的确是拉布里奥拉在解读马克思的时候多少保留了一些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他直接指认过，历史唯物主义是批判的科学，《资本论》不仅仅是经济学。^② 列宁也是反对第二国际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的，他站在历史辩证法的高度强调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能动性和革命的批判精神。不准确的是，拉布里奥拉特别是列宁是立足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原则之上的，而卢卡奇则是通过多种异质性哲学话语来折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批判逻辑的。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多少是变形的和不科学的。

第三方面，我们再简单描述一下青年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

①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开头所讲的马克思的两部经济学论著指《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

② 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序

识》一书的基本逻辑构架。我认为，卢卡奇这本书决非仅仅是总体性、物化和阶级意识那几个被简单化了的孤立概念，而是内在存在着一个复杂的概念系统。其实，我注意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建构始终存在着两大向度：一是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方法；二是批判资本主义，这又可分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现实。^①这双重向度的缘起，在当时都是针对第二国际理解马克思和观察资本主义现实的双重“伪图像”。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正好对这两大向度进行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奠基，即一正一反的逻辑定位。从卢卡奇这本书的表层语义来看，他论说的基本规定是马克思主义能动的革命辩证法，目标指向是否定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革命；但从他此时的深层语境来看，卢卡奇是用“黑格尔化”的马克思，反对康德式的韦伯（本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现实、主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第二国际）。如前所述，这里的黑格尔，是经过一定曲解了的仅仅作为隐性话语出现在卢卡奇解读的马克思中；而康德、席美尔、狄尔泰和韦伯等人的思想对卢卡奇前期的影响很大，但到了《历史与阶级意识》，卢卡奇对这几者进行了批判（但并没有完全消除其影响），因为这既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学术主流，也是当时第二国际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基础。

再总括一些说，卢卡奇该书的核心概念明确地勾勒出两种对峙的逻辑：第一种逻辑为在肯定的语境中重释马克思，它由历史（社会）、辩证法（能动的主客体关系）、总体性（批判性的逻辑张力）、非直接性（批判性的中介方法）、阶级意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的自觉革命意识）等概念构成；第二种是在否

① 本世纪60年代开始萌生的“后马克思”思潮，第一个向度被逐渐弱化。“后马克思”思潮的关注点是：马克思什么地方错了？